

济宁本土作品 《草木人生》

简介：

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《草木人生》，是曲阜作家高新刚继《阅读故乡》后创作的又一部散文集。全书收录50余篇散文，分为8个章节。除首篇外，多是对逝者的回忆。他们虽已远去，但生命的印迹却是无处不在，时时萦绕于心中。他们曾是作者生命旅程中最熟悉的人。作者通过对故人相处细节的描写和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，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活立体，其中真挚的情感能让读者引起共鸣。这是一个深度的话题，能够让人理解生命的意义。作者希望通过文字来怀念故人，激励生者更加珍惜生命，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活，引领人们保持健康向上的生命活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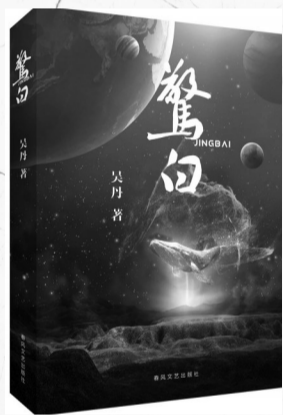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后记：

《草木人生》一书的主人翁大多来自“草根”阶层。他们或劳作于农田，或出没于山里，或渔猎于河畔，或穿梭于小巷，或执教于校园……他们曾是我生命旅程中最熟悉的人：亲人、老师、同学、同事、学生、乡邻。他们就像小草那样，无论是在贫瘠的高山上，还是在无人注意的墙角边，或是在狭小的石缝中，都能够顽强地生长。不怕风吹雨打，不怕严寒酷暑，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。在缤纷的世界里，活成一棵小草。这就是我给这部散文集取名《草木人生》的由来。

就像大自然中这些小草一样，多年以后，众多的草根阶层，连在世上留存过的痕迹都会渐渐模糊、淡化，直至完全消失。为“草根”留下他们的痕迹，留住他们的身影，记住他们的精神，是我创作这部书的初衷。古语云：“人生一世，草生一春。来如风雨，去似微尘。”这是在提醒人们要珍惜生命，活在当下，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的无常和短暂。在大自然面前，人是渺小的。草枯还会再生，人死却是不能复生的。人的肉体可以消亡，但精神却可以长留人间。

在创作手法上，我一直推崇孙犁的“荷花淀派”和赵树理的“山药蛋派”，因此，全书弥漫着鲁中南地区特有的乡土气息。

有位读者评价——这本书，光看名字《草木人生》就透着股泥土味儿，这整本书琢磨的就是一个理儿：拿什么能把走了的人，再请回来，在咱心里头安安稳稳地坐会儿？这事儿，高新刚办得挺“笨”。他没去描摹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也不堆砌华丽的辞藻。他不用力去“写”一个人，他只是把和那人相关的、具体的生活场景，老老实实地“端”出来。好比盖房子，他不给你看设计宏伟的蓝图，他就给你看一块块亲手烧制的砖，一片片带着青苔的瓦。你看着这些零碎的物件，那房子的模样，那住在里头的人的神态，反而在你心里自个儿就垒起来了，而且垒得结实，有烟火气。这么一来，那些熟悉的身影，就不是相册里一个逐渐褪色的平面，而是在他文字的走廊里，有了脚步声，有了呼吸，成了一个重新“立体”起来的存在。所以啊，读此书，你感觉不像是在读别人的悼念文章，倒像是不知不觉，走进了自个儿的记忆仓库。



《惊白》

简介：

《惊白》是青年作家吴丹的最新长篇科幻力作，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。该小说以提提卡尔人后裔白杏的视角切入，围绕“身份觉醒与文明追寻”展开宏大叙事，讲述了一段跨越地球与外星球的奇幻冒险征程。

名家观点：

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、《人民文学》主编、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徐则臣指出，吴丹的《惊白》以石油题材为基底，却不限于工业叙事，而是将镜头投向遥远的提提卡尔星球，在软科幻设定的背后，藏着对“我是谁”“文明为何而延续”的深刻叩问，从科幻的土壤里，为人们打捞起人性最柔软的微光。《惊白》这部作品提示着读者，科幻的魅力从来不在于脱离现实的空想，而在于用想象力撕开现实的裂缝，让我们看见人类文明最本质的韧性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刚评价，《惊白》以石油题材为独特锚点，突破了传统科幻创作的边界。作品构建的提提卡尔星球，既有透明玻璃般的海洋、驱动文明存续的“机械意识”计划等极具想象力的软科幻设定，又将外星球的神秘历史、地球的烟火人间与跨物种情感、家族传承的羁绊深度缠绕。它并非单纯的奇幻冒险叙事，而

是以科幻为载体，叩问身份觉醒与文明追寻的永恒命题，让科幻的想象力与人文的厚重感形成强烈共振，为当代原创科幻文艺的发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鲜活范本。期待吴丹持续深耕这一创作维度，让科幻叙事在人文土壤中绽放更持久的光芒。

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张俊平表示，《惊白》最动人的特质在于其“科幻外壳下的人文温度”。小说以提提卡尔人后裔白杏的视角切入，跨越地球与外星球的征程不仅充满奇幻色彩，更暗藏着对个体存在与文明延续的深层思考。主角白杏隔代遗传的外星特质、在两种文明间的挣扎与坚守，塑造得立体而鲜活；而父亲的石油工人身份、外婆的外星渊源，又让家族故事与宏大文明叙事形成巧妙勾连。作品叙事灵动细腻，语言兼具质感与张力，打破了科幻题材与现实情感的壁垒，为相对稀缺的原创科幻创作注入了清新而厚重的力量。

简介：

肖克凡的《父亲和雕像》，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。该作品不仅刻画了一段深沉复杂的父子亲情，更将个人命运嵌入波澜壮阔的中国工业发展史。小说通过讲述父子间的温情和老一代工人的担当与奉献，致敬工匠精神，探讨“雕像”所承载的集体记忆与精神象征，深刻挖掘天津工厂在时代发展中的脉络，展现中国工业的时代变迁与情感传承。

作者后记：

我是个“50后”的作家，很多“50后”的作家我也都比较熟识，有的人几乎不再写作，我就想，为什么这么大了年纪，我还在写作？我想特别朴实地说：一定是有话要说出来，有想法要表达出来，所以我才写作，所以我写得很自如。

当然，我也渐渐不如年轻的时候，没有那么强烈的名利心，没有那么强烈地想达到一个高度，我就是想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。此外，我有一个基本的体会，一个写作者在写作初期，表达的基本上都是直接的生活经验，一般来说，表达的是直接的生活和自我。当你写到中间这个阶段的时候，你表达的可能就是通过读书、生活积累等方

面面获得的一种间接的人生经验。写到一定程度，可能又回到了自己的直接体会。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：一开始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；然后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；最后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。而这个《父亲和雕像》，也基本上符合这么一个情况。

我从十六岁就去当工人，和国营工做的是相同的工作，土话叫“翻砂工”，文词叫“铸造工”，这是一种非常艰苦的劳动。那时我恰恰十六岁，等于我在整个青春成长的时期，就是在那个环境中长大，我牢牢地记住了那些人，我的那些师傅，我的那些同龄人。到了现在的年纪，我又回到写自己生活经验的时候，于是，我就写了这么一篇小说。



《父亲和雕像》